

第一情音聽月塵

利

訪美探樓



遇婢破夢



第十一回

旋羨深樓

遇婢破夢

詩曰

彼此深情各自鍾

誰知無處覓仙蹤

天工巧使奇緣合

再見當年舊玉容

這是裴爺安排的巧計叫女兒誘寶珠到聽月樓上在雪洞口閉
望故使以松將宣公子引到這里兩下會面好使宣公子疑疑惑
惑方懊悔起來向裴爺哀求才奈他一番這個機關寶珠也不知
道宣公子越發意思想不到今聽見裴公子說那樓口有一佳人坐
在那裡不覺將頭一抬看見那佳人好似寶珠的模樣大乞一京
忙搶行幾步向前定睛細看越看越像唬得魂不附體轉身就跑
只叫不好了青天白日見了鬼也說着要跑裴公子拉住道宣仁
兄何所見這佳人是個鬼呢宣公子道活脫一個被水滄死的柯



寶珠怎麼不是鬼裝公子道你可知這高樓是那家的宣公子道我那里知道這個人家樓上白日出鬼也不相宜裴公子笑道宣仁兄少要亂說這就是舍下的花園的高樓那雪洞口內坐著的乃三舍妹卽家尊而許仁兄的佳人怕仁兄疑惑舍妹醜陋故小弟引仁兄嘗面一看可不亞似寶珠宣公子予聽說越發說出歡話來道豈有此理仁兄欺我分明個寶珠的陰魂出現怎麼是你令妹宣公子與裴公子在樓下高聲爭辯早波樓上寶珠聽見樓下有人說話怕的外觀不雅將身子縮進去便與裴家姊妹代了環下樓出園去了宣公子還要朝樓上細看那知雪洞內佳人已寂然不見了心中如有所失宣公子道宣仁兄不信小弟之言你再細訪不必在此發痴了小弟就此告別說罷把手一搖就敲樓下後門進內少頃後門宣公子見裴公子果從他樓下後

門入內果然此樓是他家的但他令妹怎與寶珠生得一般無二事有可疑且前日夢中說寶珠不死汝休輕生莫非寶珠猶在世間好令人難解一面想着面轉身而回到了自己府中見過父母仍歸書房坐下痴痴呆想裴兄上次約我出去閑遊到他府中受裴年伯一番挫折今日又苦苦約我出去逛逛到他後花園門口說了許多鬼話他就撇我一人在外獨自歸家此人毫無一點恩情以後這等人不必與他相交了想罷嘆息一回忽叫聲且住曾聞得裴年伯只有兩女一字趙通政一字江都督俱已受聘那里又有個女兒且方才雪洞中所見之佳人分明是寶珠模樣的裴兄怎說是他令妹天下同模同樣的原有怎模這等廝像宣公子想到此處忽又拍掌大笑歡喜起來道莫寶珠落水之時是裴年教了回來也未可知詭說是他女兒與我做媒怕的柯老知道

又起風波這是年伯一團美意哎喲不好了若當真有此事豈不
被我一陣粗莽性氣送弟了我的一對好姻緣令人可恨說着只
是跌足叫屈又轉一念道寶珠生死並無確信何必徒費神思
若是寶珠真死蒼天呀我宣登鰲何等福薄于此連一個有才
貌佳人也消受不起生我宣登鰲在世上有何用愛想到這里又
是淚珠漉垂好不傷心哭了一回暗想裴家父子說話吞吐其中
事跡可疑也罷我聞得裴府花園中有座聽月樓乃仙筆題的并
有仙詩四句我久已要去一看因病糾纏是以担悞未曾去得今
可借此探訪名樓並羨消息但解鈴人還是繫鈴人仍要去我裴
兄引進方要想定主意且歇息一夜明早且去到我趕裴府走一
遭說罷已是掌燈時候用過晚膳也無心去看書便解衣上床安
寢一夜心下亂想不曾合眼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飯

即到後堂請了父母安詭言出去會文代了書童出了府門一真
向裴府而來不消片刻已到裴府宣公子問門公道你家公子可
在書房門公道公子不在書房在花園內看秋色去了宣公子
道煩你引路到花園去門公答應引着宣公子進了花園正值佛
奴在那里頑耍便叫佛兄弟公子在那里有宣公子來候快去通
報佛奴道公子在梨花廳上看書呢我回宣公子進去伯伯請便
罷門公點頭出園去了佛奴尊聲宣公子這里來宣公子主僕跟
着佛奴一路灣灣曲曲來到梨花廳佛奴搶一步先到廳上報知
公子公子已知宣生一定來問他消息的果不出其所料即起身
出迎見宣生進得廳來叫聲宣仁兄來何早也宣公子道屢蒙仁
兄枉顧小弟今日特來回候說着兩下分賓坐定佛奴送茶茶畢
裴公子道仁兄昨日見我舍妹認做鬼魅未免不得些小弟故心

中不忿失陪仁兄是以家來了宣公子被說得滿面通紅道仁兄
休怪我只認樓上令妹宛似宝珠故說是鬼若當真令妹小弟怎
敢亂道但有一件疑心之事動問仁兄望乞仁兄見教裴公子道
宣仁兄有何事疑心乞道其詳宣公子道小弟聞得尊府只有兩
位千金一字通政趙府一字都督江府俱已受聘那里又有千金
未曾受過人家聘禮呢此事小弟不解裴公子笑道仁兄有所不
知這是我的堂妹幼失父母在小弟家扶養成人我父母親如已
出所以做主擇婿這個舍妹不但有貌而且有才兄如不信可到
我家聽月樓上看的著他詩句便見分曉宣公子道小弟久聞名
樓仙蹟正要上去瞻仰一番說罷起身全裴公子轉灣抹角一直
來到樓門正要上樓忽見佛奴來說夫人請公子到內堂有要話
相問立等公子公子聽說便叫宣仁兄請先上樓小弟即刻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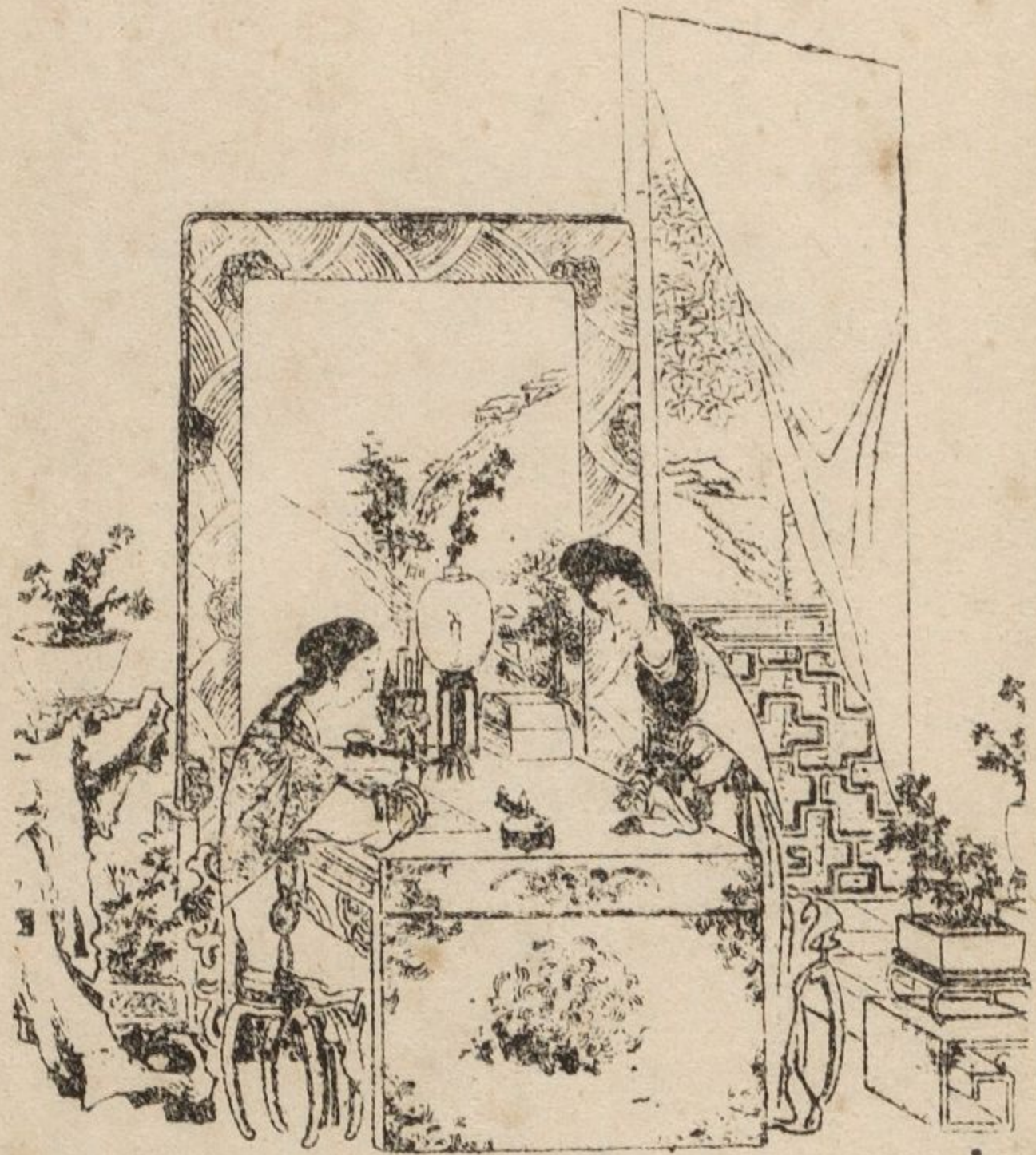
奉陪說罷轉身自去宣公子書童已被佛奴拉在別處頑耍去了
只越着宣公子獨自慢慢上樓見樓中明窗淨几十分幽雅果然
有聽月樓三字金匾下面擺着香案知是裴年伯早晚焚香之所
又見粉壁上寫有四句七絕近前一看乃咏聽月樓的詩細細一
看連吉稱妙道果然這聽月二字鏤琢精工不愧仙筆此樓可以
永垂不朽了說着坐將下來但見左邊上帖著三幅錦箋寫亦得
工楷柔媚好似女子筆意莫非裴仁兄所說他的幾位令妹的閨
句麼代我向前細看一番又起身走到右邊壁間一看却和錦箋
却是和聽月樓詩的原韻先看綺霞綺雲的連連稱贊道用意好
押韻穩絕無香宦氣味可稱閨美佳人二位及看到第三幅錦箋
上寫著頭一句樓傳仙筆意奇清這一句起的突兀且有顧著發
揮之意第二句眺望旋驚夜月明有此一驚方起下聽字意思第

三句環珮叮嚀來步履詮聽字有引人入勝之致第四句非笙非
笛落虛聲月聽到這般地位是個是真令人玩味無窮此一首咏
聽月樓詩的和韵較前二首體格生新才華秀美不亞古人大家
道蕩矣但不知可是裴仁元所說這位堂妹麼再看後面寫的薄
命女寶珠慢題看畢大乞一京道怎麼稱為薄命女是哎到底不
是裴年伯親生或另眼看待較之親生女兒分了厚薄所以一生
不平之哀借詩寓意故女稱薄命只也怪他不得但不知裴仁元
的令妹也叫寶珠這却奇怪的狠了莫非寶珠竟不曾死暗藏于
裴年伯家中不然如何又有兩個寶珠裴仁元口口聲聲說是他
的堂妹我若問他細底倘被他班駁起來叫我何以回答一時心
中煩燥起來不覺口渴半日不見裴府書童送茶上樓便到樓間
口喚自己書童亦不見答應忍不住下得樓來去我自己書童走

未幾步才轉了一個灣只見遠遠來了一個絕美了環捧著一盤
船茶冉冉而來宣公子不知這美婢捧茶往何處去此刻口渴忘
情忍不住叫聲姐姐將手內這杯茶見賜與小生以解渴煩罷那
美婢聽說將宣公子上下一望把臉沉下來道相公們在花園遊
玩自有書童伺候送茶婢子這杯船茶送與寶珠小姐吃的何能
亂與別人倘小姐知道豈不要責備婢子相公莫怪說罷轉身要
走宣公子被他這一夕話說得滿面通紅無言回答見他轉身要
走忽想起這個美婢好似姨妹寶珠的了環如媚模樣越想越是
捨一步向前叫聲姐姐慢行小生有話問你那美婢又停步不走
問道相公有什麼話問婢子快些請教茶要冷了宣公子笑吟吟
道姐姐的容顏好似小生姨妹房中的如媚姐姐一般故此動問
一聲不知可是的麼那美婢把臉一紅道我便叫如媚却在裴府

中使用我也不知相公為何人我也不知相公的姊妹為何人天下同名同姓者多同模同樣亦復不少就是婢子名叫如媚雖有兩個不足為奇就是我家小姐名叫寶珠柯府中有小姐名叫寶珠也不知是個寶珠兩個寶珠請相公細細推詳婢子不及說話要送茶去了說罷捧着船茶如飛而去宣公子聽了羨婢這一番話如醉如痴站在那里不言不語只是呆呆出神怎生甦醒過來且看下文分解

巧試佳人



戲探書生



第十二回

巧試佳人

戲探書生

詩曰

本知女兒却情長

隨意風流有挾腸

白首良緣原不偶

一經磨折姓名香

如媚花園送茶與小姐豈不明知宣生在花園內而使前來私會
這也是裴爺叫綺霞喚了環如媚說明其故假向花園送茶倘遇
見宣生教他這幾句話如媚豈認不得宣生他是明知故昧使宣
生心中疑惑不定一問如媚這些話果呆站在那里暗想這個送
茶的了環分明是宝珠妹妹的了環如媚他又推說不是且佳我
聞得柯姨丈將宝珠妹妹逼了投江并將了環如媚如鈞一全送
入波流這一定是裴年伯一并救了回來說什麼是裴兄的堂妹
多分宝珠未死住在這里想裴年伯許婚於我不向我說明使我

堅守宝珠當面辭婚得罪裴年伯年伯呀你真好戲我也我如全
在醉夢之中今日夢也該漸漸醒了想到這里越發出神不料跟
他的書童在別處頑了半天怕相公見責飛星一氣跑來一頭撞
在宣公子懷裡公子不防被這一撞一交跌到在地書童也跌在
公子身上急急扒起見是公子喘得魂不附体拖手一旁站着公
子慢慢扒起見是書童罵聲猶才在何處貪頑了半天也不伺候
送茶此刻又冒冒失失跪來撞我一交這是怎麼意思說着氣忿
忿向前打了書童兩個耳刮了書童被打也不敢回言只都着嘴
站在一旁宣公子道狗才這不到樓下去送一一杯茶到梨花廳上
來與我吃書童方答應去了宣公子轉身到梨花廳上坐下暗想
裴仁兄家去也不來了我還有些話問他果我在此呆着好不
耐煩正想之間書童將茶送到宣公子一面吃着茶一面叫書童

丟我裴家佛奴問他公子往那里去了速來回信書童領命不敢
怠慢去了一會來回伏公子道裴府公子是夫人打發往趙舅太
爺那邊去拜生日今日有一天呢到晚方回佛奴也跟去了是我
問門公的公子點頭吃了茶站起身來代了書童快快而回少不
得日日來我裴公子要探訪寶珠的信息問公搃回不在家又不
好意思當面去問裴爺沒情措回到自家書房悶且自慢表再
言裴公子何嘗在趙府去拜生日也是裴爺使的機閑不退引宣
生到聽月樓上看見寶珠的詩知道宝珠不死落款又不落姓且
稱他薄命女今其疑惑不定以松是夫人叫去宣生又無人問再
加如媚送茶一番話更令宣生心癢難抓哭不得笑不得裴爺與
婢女們在背後暗笑連宝珠也不知道如媚自到花園送茶遇見
宣生也猜着裴爺幾分屬意又是綺霞分付如媚瞞着自家小姐

不許走漏風聲如媚領命并連同伴如鈎也不向他說明他只在
旁邊看看裴爺巧為播弄宣生又是好笑又是感激裴爺小姐為
他玉人來一幅詩連我兩個婢子幾乎一全喪命今日奈何得宣
生也殺了方出我們主僕之心頭氣恨正獨自暗想見裴府大小
姐的了環來喚如媚叫聲姐姐少要在此呆想我家老爺與小姐
在中堂叫你去說話呢如媚道姐姐少待代我回聲小姐去那了
環搖手道老爺臨來分付的叫姐姐不用向小姐說立等你去如
媚依言隨了這個了環一路來室中堂見裴爺夫婦與公子小姐
俱坐在那裏向前挨着磕頭起來站在一旁尊聲老爺喚呼婢子
有何分付裴爺道你家小姐雖有父母在堂婚姻大事非我所主
你家老爺將你小姐無故治于死地父女之情已絕若不虧我設
法救回你小姐久已葬于魚腹中矣你小姐雖非我生身之女我

却是他再生之父你小姐婚姻我可做得主了你道是也不是的
如媚道老爺恩同再造人非草木焉有不知就是我兩個婢子的
餘生也仗老爺大力救拔婢子恨不能結草以報只好將來供長
生祿位早晚燒香保佑老爺公候萬代福壽綿長何況我家小姐
千金之體蒙老爺救于波中不獨將來不白之冤可洗即一時難
合之事可成真是重生父母報答不盡豈有小姐婚姻之事不由
老爺做主的裴爺見如媚說話伶牙俐齒十分愛他便道你說小
姐的婚姻該由我做主為什麼我前日將你家小姐許與宣府是
我叫大小姐對你家小姐說的你家小姐反不遵我命執拗起來
是何原故想必你家小姐無情于宣生這段姻緣是不得成了我
也強他不得但今朝我在內有首相蔣大人名曰文富所生一子
國慶年已二十才貌不亞于宣生乃蔣大人的愛子要擇一個有

才有貌的媳婦配他的兒子不知誰人多嘴說我家有一個才貌
俱全未字的寶珠他今日在朝房當面向我求親托了輩道政為
媒我因他是當朝首相又有權勢不好回他遂當允了這頭親事
他那里擇日下聘過來你家小姐的親事雖是我做主到底向他
說明我本當喚他出來說知他羞澀不能向我回答欲待我家大
小姐二小姐去說他二人挨送沒趣又不服氣再說你是小姐的
貼身心腹了環他的性情你總知道所以叫你出來可曾聽見我
方才分付的一番話你可回房向小姐細細說知並將小姐自己
年庚寫出來好等下聘日所膳在喜書上回禮的你好好好向小如
說去罢如媚答應下來退出中堂一路暗想裴老爺這番大變動
好不令人奇說叫我怎好對小姐去說小姐心事我豈不知小姐
聽見此話不知如何著急必有一番大風流呢若隱忍不言裴老

爺當真做了此事要向我計小姐年庚叫我何以回答且趁此時
相府未曾下聘叫小姐早早打点或可挽回受怪來怪去只怪小
姐老實就允了宣府這頭親事完却心願却罢了又為什麼拿班
做勢怕什麼無私有獎回斷了裴府兩位小姐怎怪裴老爺今日
藉口將小姐另許婚姻小姐呀不知你將此事怎麼處呢想着已
到自家房中正見寶珠午睡方才起來問道如媚我方才喚你半
日你往那里去了如媚道是裴老爺喚婢子到中堂去有話分付
的寶珠道裴老爺分付你怎麼話如媚道小姐不要生氣婢子方
敢真言寶珠笑道裴老爺乃我救命恩人他分付你的話我有何
氣之可動你且說來如媚就把裴爺分付的話一字不曾隱瞞細
對他小姐說了一遍列位你道裴爺當真將寶珠與蔣相對親麼
裴爺雖是風流司寇却一生剛方正直怎肯娶姻好相這又是巧

試寶珠之心堅不堅寶珠要算聰明女子也奈不透裴爺的機關
今聽得如媚一番言語由不住一陣心酸兩眼一翻氣咽胸膛一
暈倒在床上喘得如媚急急向前扶住了小姐身軀摀住人中即
喚如鉤取姜湯來如鉤答應飛星取了姜湯到來跪在床邊用耳
挖搗開小姐口的牙關慢慢用茶匙挑了幾挑姜湯送下小姐口
中歇了一會小姐方才甦醒過來嘆了幾口氣哭啼啼叫著自己
名字道苦命的寶珠呀與其今日如此何必當初又救我于波心
多此一番贅瘤哎這總是我的生來命苦不怪別人與其生在世
上活活現形不如是赴九泉到也干淨說罷放聲大哭不止如媚
勸道小姐不必傷心事還未成打点生意要緊寶珠哭道我有什
麼主意維一死便完事了還打点什麼如媚到了此刻見事關緊
要不得不向小姐說明便將花園送茶道是宣生與他一問一答

的話我是這里大小姐教我說的又叫我瞞著小姐據婢子看來
裴老爺做事虛虛實實令人難測此話之真假未可遽信小姐不
要墮其術中自費苦惱使伊父女暗笑小姐之太愚拙了寶珠聽
見如媚這番相勸的言語忽然醒悟起來道你之所言一絲不錯
這是裴爺巧試我靜守宣生即可是真心我何不將計就計附著
如媚耳道你去如此這般可好麼如媚點頭道狼好小姐快些下
床行事婢子赶到中堂去報小姐不要當真的被寶珠一口啐如
媚笑着去了趕至中堂慌慌張張只叫老爺夫人不好了裴爺夫
婦乞京道什麼事這等慌忙如媚道婢子將老爺分付的話向
小姐說知小姐急了在那里上吊呢這一個信喘得裴爺等一齊
趕至後邊見寶珠房門緊閉高叫寶珠休要如此這是老爺試你
的心何得自尋短見說著用腳將房門踢開但見寶珠笑嘻嘻的

許媒情筆



出來道爹爹之恩未報怎敢就捨得死裴爺見空珠哈哈大笑道
好個智巧之女深知我心不枉我一番美意大家各自放心且按
下裴府之事再言宣子屢在裴府探信總會不見裴公子問個實
底好不小心中焦燥每日只坐書房痴痴呆想茶不思飯不想又有
些病將起來那日正悶坐書房忽見書童呈上裴公子一個字兒
宣公子接過折開字兒一看不知其中是憂是喜且看下文

赴選登科



第十三回

許婚倩筆

赴選登科

詩曰

拙痴不解虛圈套

悞認冰人可代庖

筆底生花花解語

笑他往事亦徒勞

宣公子因訪不出寶珠的消息正在書房心中納悶忽接到裴公子一封字兒只見信皮上寫着呈上宣仁兄喜書五個字不免疑心道裴仁兄這封書子怎加一喜字且折開一看便見分曉想畢把書子折開抽出信來見是一幅松江箋寫詩四句在上面細細定睛一看只見上寫道

詩曰

廬生何必過躊躕
珠拾江心留好合

裴室珠原柯室珠
難求月老釋前辜

宣公子看子書子大乞一京只門不好了那知宝珠竟認真是裴年伯救回他好意與我為媒我大不該回的那等决絕又罵了憑據與他再不懊悔今日叫我怎好意思去求他苦不去求他宝珠又在他家這便怎處想了一會道也罢不如伐了這幅詩箋前去稟知爹爹商議如何辦法或有挽回亦未可知想定主意拿了詩箋站起身來出了書房來到後堂見父母俱坐在那里閑話向前打了一躬請過父母的安一旁坐定便尊聲爹娘呀宝珠姨妹竟不曾死呢宣命夫婦全乞一京道有這等事今在那里公子道現是裴年伯救了回去使將他說說宝珠是女兒即托柯姨丈為媒我們如何不允孩兒又因裴年伯面許為婚我又罵了絕據只為孩兒苦守宝珠一時莽撞今當真宝珠在裴年伯家此事怎處說說話了一遍宣命道你怎知宝珠在裴年伯家公子又將聽月樓

下看見宝珠在雪洞口還疑是鬼後到聽月樓上親見宝珠的詩句並遇見他的了環如媚方有些疑心宝珠不曾死話說了一遍今又接得裴仁兄送來的詩一看宝珠不在裴府往那里去請爹爹一看便知說著將詩呈上宣命接過一看哈哈大笑道果然宝珠不死現在裴府夫人聽說也歡喜起來甚是感激裴命便叫聲老爺既是宝珠尚在裴府裴命不比柯命為人老爺何不代痴兒成就這段婚姻也不枉痴兒一番思慕宝珠之意宣命搖頭道這事很大費周折呢夫人道婚姻美事有何周折宣命道夫人有所不知只因痴兒堅守宝珠誓不再娶他不知裴年兄央了柯老說媒說說是他女兒豈料即是宝珠並不允這頭親事裴命又當面許痴兒的婚姻痴兒不知就裏又罵下絕據與他再不懊悔前去求他裴年元本是一團美意我父子反拒絕他豈不惱我父子麼

今日水落石出就是宝珠在他家里有何意思再去求他公子聽了乃尊一番言語好似一瓢冷水澆在頭頂上心中一苦珠淚漣漣夫人見兒子這般光景又是疼兒心重怕他再想出病來叫聲老爺你雖這麼說到底還代痴兒想個法放全他一段痴想宣爺也見公子一旁墮淚心中有些不忍便道夫人放心苦我老爺臉不著代我親去向裴年兄求親且看痴兒緣法如何夫人點頭道老爺親自出馬事再無不成的宣爺笑道且莫要拿穩了夫人道事不宜遲且屈老爺今日就去走一遭宣爺道這個自然但宝珠不死夫人可差一個的當人送信與柯姨使他放心切不可走漏風聲與痴老全秀林賊婢知道夫人道這個在我宣爺說罷起身即去更衣命家人打轎伺候公子此刻方才改憂為喜送了乃尊上轎回他書房靜候好音不表且言宣爺轎到裴府下轎早有門

公通報進去少頃裴爺出迎迎到內廳兩下見禮分賓坐定家丁送茶茶畢裴爺道宣年兄在府納福今日甚風吹到寒金有何見諭宣爺道小弟有一件不得已之事特來負荆的裴爺道年兄未嘗得罪小弟何出此言宣爺道前因年兄托柯舍親代小兒為媒小兒堅守宝珠是以得罪年兄今日聞得宝珠是年兄救回痴兒欲仗年兄成全此事愚父子感恩非淺今日小弟一來代小兒請罪二來而求年兄倚允裴爺笑道年兄今日來遲了小弟已將宝珠許與蔣相之子了年兄莫怪宣爺大乞一京道怎麼年兄與奸相聯起姻來了裴爺道年兄嫌小弟家道寒儉不肯俯允這頭親事小弟只好仰板相府將來做個靠山罢宣爺被裴爺說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裴爺又道年兄莫怪我說非是小弟不欲成就令郎的姻緣我之没法救了宝珠為的何來所以說說我女怕的是

柯老知道又起風波就是托他為媒亦為後日地步年兄不允列
也罷了只可恨你家令郎過于無知竟當面敢罵下絕據與我為
憑再不懊悔向我求親這是與寶珠恩斷義絕小弟怕悞了寶珠
的好運所以另許蔣門年兄今日到此挽回無及了宣爺被裴爺
說得渾身冰冷忽想起裴公子詩句上之意寶珠并非另許他人
分明叫我兒服罪求他乃尊裴公之言不可盡聽信的想了一會
叫聲年兄你這些話還有些欺我裴爺道小弟生平不曾欺過明
友句句皆是實言有何欺年兄之虞宣爺將裴公子的詩句取出
遞與裴爺道這是令郎的詩句分明寫的寶珠仍待痴兒不過要
他服罪求親之意今日年兄又說寶珠另許蔣門豈不是欺小弟
麼裴爺接過他兒子的詩句一看又轉口道就是寶珠不曾另許
蔣門無奈你的令郎寫的絕據太狠些宣爺道可借絕據一觀看

裴爺取來與宣爺看了一會道好大胆高生適等無知狂言怪不
得年兄動氣恐是小弟陪罪說着離坐連連作揖裴爺一把拉住
道年兄不要如此快請坐了好說話的宣爺依言坐定裴爺便把
不允之後為你令郎用一番委曲成全之計才能引人入勝年兄
既說開了小弟自當從命只是令郎要喚他到來代小弟責備他
一番方成全他這豈是事宣爺笑道這是理當如此說着把那紙
絕據遞與裴爺取了一面叫家人飛回府連請公子到此議話家
人答應領命去了裴爺又向宣爺道寶珠雖是我做主許婚與你
家令郎到底柯年兄是他親父怎肯使他父女不認但柯老直拙
若明向他說又費一番唇舌我是有道理不怕不入我殼中宣爺
聽說十分感激裴爺正要回答早見他兒子登登從外面進來見
了裴爺很不好意思沒奈何向前尊聲年伯在上小姪登登外日

枉忘無知悞犯虎威小姪該死今日不容知罪了特來請罪望乞
年伯看家父分上高抬貴手恕了小姪罷說着跪將下去裴爺一
把拉住道賢姪你是不懊悔再來求人的何必行此大禮宣公子
道小姪的罪擢髮難數不過信口亂言望年伯海涵大人不記小
人之過罷裴爺也不叫他坐只叫聲住口當着你命尊在此你說
信口亂言如何又罵了絕據與我麼宣公子也狡賴道小姪何曾
罵絕據與年伯的裴爺道你親筆罵的絕據你家尊方才看過難
道寬賴你不成你拿去看來說着把絕據丟與宣公子宣公子捨
起絕據也不去看一陣亂撕撕得粉碎捺于嘴內只叫年伯呀小
姪何曾罵什麼絕據不要寬賴小姪呀引得裴爺哈哈大笑道這
個狡滑兒郎親事便許了你聽你尊翁擇日下聘過來你須依我
兩句分付你若洞房花燭夜須等你金榜掛名時宣爺道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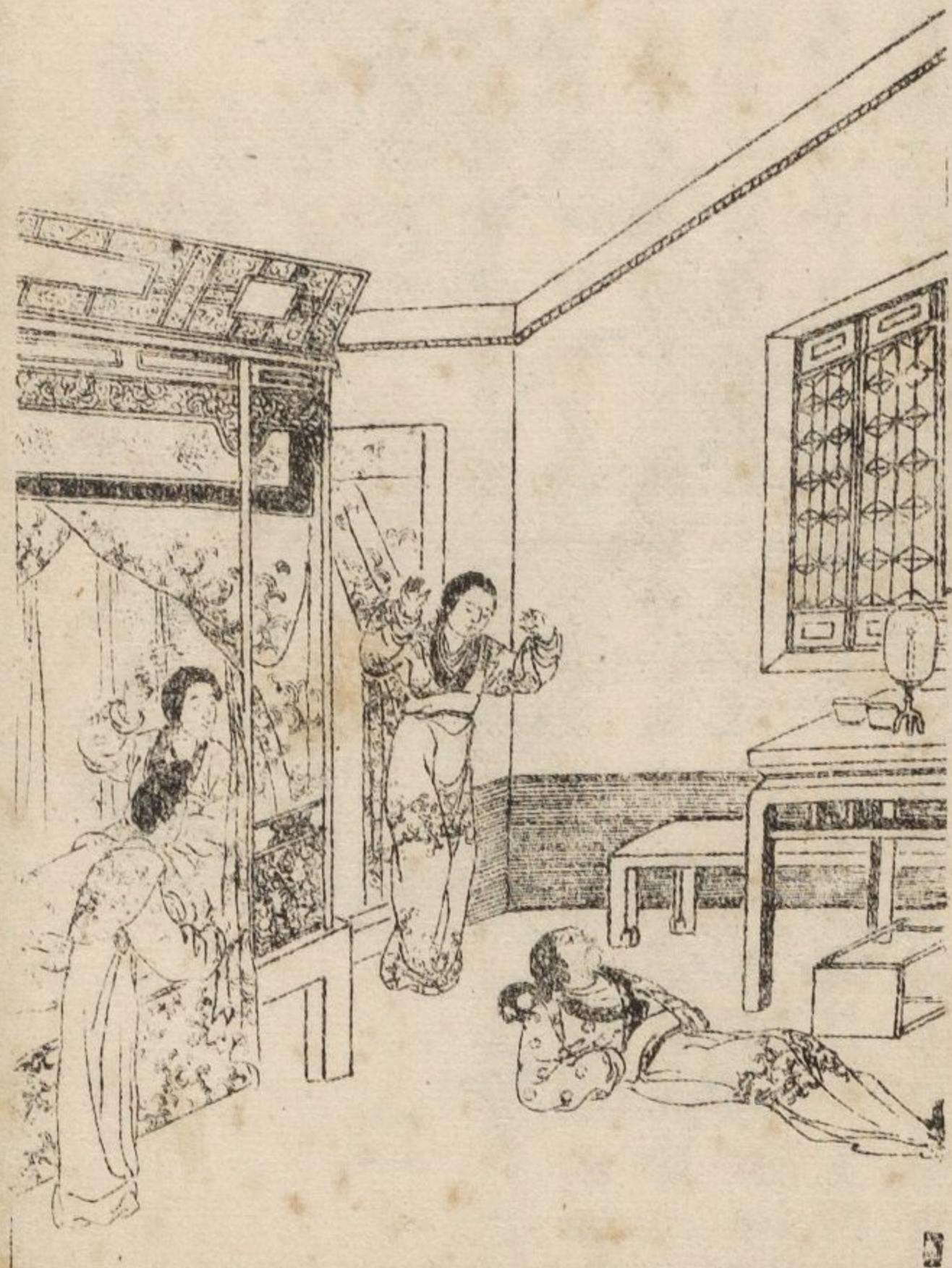
是自然之理又叫人子過來拜謝裴爺成全之恩宣公子依言要
大拜八拜裴爺只受四禮道賢姪從此可以無所憂慮了回去發
奮讀書要緊宣公子連聲答應宣爺道裴年兄還請何人為媒裴
爺道仍用柯老宣爺笑道年兄用的好機關說罷父子告別裴爺
上轎而去裴爺回後說與寶珠知道寶珠也暗自歡喜深服裴爺
神機妙弄次日裴爺果然請了柯老到來托他為媒柯老心中狠
不舒服暗想有個女兒還怕沒人家他既不允親就罷了一定愛
煞這個小畜生心中雖是這等想外面又不好推却只得代他到
宣府去說媒這一回一說便就回復裴公一適擇日下聘無非從
豐禮物下到裴府柯爺是大媒先領盒過來與裴爺到喜見禮坐
下吃過茶有家人來請裴爺罵小姐的庚帖裴爺就在廳正忠桌
上舉筆就罵方罵一字忽然兩手亂馳起來道這又是舊病發了

柯年兄煩你代我一書柯爺笑道這件事如何代得裴爺道不妨
事的我女郎如年兄女兒一樣可以罵得的柯爺不知是計便信
筆一書罵畢逸與裴爺一看連稱狠好忙用喜套封好裝于盒內
打發行人到那邊去聘禮一概取入後邊只留下一對金釵送柯
老為罵年庚潤筆之資柯老道聘禮如何轉送與人裴爺又說不
妨事務必要柯老收了柯爺方告別到宣府吃了一日喜酒而回
宣公子自定下宝珠心滿意足發憤讀書怎麼前去赴選登科生
出別的甚事且看下文

奸相逼婚



怨女離魂



第十四回

奸相逼婚

怨女離魂

詩曰

姻緣本是訂三生

水剗何能去強成

美意殷勤轉惡意

奸權一味任縱橫

宣爺自代兒子在裴府定了這門親又是柯老為媒也知裴爺用意便力勸兒子念書宣公子此刻心內一塊石頭落將下來也大登利後小登科遂下帷攻苦用心發奮他平時本是個飽學秀才胸羅二酉功惜三餘畧加工夫點綴越發文思大進那年正當大比之期應歸他本省鄉試奈因路途遙遠宣爺不放心打發他一人前去遂在京中代他拔例納粟追赴本京鄉試到了場期宣生進去本是飽學深文不加點頭場三篇一揮而就飽學深文字騰罵出來呈與乃尊一看宣爺見他字字珠璣句句錦綉心中大

喜那二場三場宣生越發容易早早完了三場事畢在家候榜到了放榜日期宣登鰲中了亞元就有報于報到府中宣翁夫婦俱是大喜費了報錢而去宣生免不得去吃鹿鳴宴謁房師拜同年吃喜筵茫茫碌碌一個多月又去用會試工夫光陰易過瞬息間就是次年春闈正總裁點了裴翁副總裁點了柯翁一個缺面無私一個拘執不徇人情雖好相蔣文許要代兒子通關節也無從穿掙所以禮闈肅清宣生會試三場自不必說好似探囊取物直到揭曉又中了經魁第八名報到宣府宣翁夫婦歡喜自不必說宣生去謁座師一是裴翁彼此甚是喜歡一是柯岳丈彼此相見俱有羞慚之色這些閑話不消細述單言殿試日期天子臨軒考選新進士選來選去選出三鼎甲那榜眼探花不用交代他出績只訖狀元中了宣登鰲天子見狀元生得才貌俱全龍心大悅勅

第拾地自改塔

賜遊街三日好不榮耀此刻宣府裴府柯府人等好不歡喜只有柯老漸有些懊悔起來當初若不將寶珠逼死免了這頭親事豈不得一個狀元女婿今日白送與老裴受享忍又轉一念道宣家小畜生坑死我家女兒做此敗行之事怎麼反中起狀元來這也是我的眼瞎却不敢取中他的進士此刻柯老心中猶錯怪宣生這且不表只言宣狀元遊街已畢回朝復旨常殿授為翰林院修撰之職少不得赴瓊林宴回府祀祖拜父母又去拜裴翁柯翁家內桂下喜筵開鑼演戲款待賀客好不熱鬧忙了三五日再去拜九卿六部謁見閣相別處拜見不用細講只言奸相蔣文富因想兒子年已不小也指望他功名成就好繼一脉書香又知兒子學問平常仗着自己武藝未必得中見天子春闈點了裴柯二公做了主裁欲代兒子通個關節面托二公無奈二公毫不徇情奸相

深恨柯裴二人欲代報仇又無從下手只得隱忍在心心中正在
納悶忽見堂官進來稟道啓相爺今日有新科狀元宣登鰲貢見
太師未得鈞旨不敢擅入蔣相聽說點一點頭即命堂官代他相
迎堂官領命迎進宣狀元狀元見了蔣相尊聲老太師在上容新
進學生宣登鰲拜見說着拜將下去蔣相見狀元行禮因他是天
子門生也將身站起立在一旁只叫殿元公行常禮罷受了兩禮
即命堂官拉住分付看坐狀元道老太師在上學生理當侍立聽
教蔣相道未免有幾句話免談談那有不坐之理堂官看坐堂官
答應在左邊一旁擺下椅子狀元向前告坐坐定堂官送茶茶畢
蔣相道殿元公少年英發名魁天下他年必為國家棟樑狀元連
稱不敢道新進小子樛樛之庸材饒倖以得功名倘有不到之處
仍望老太師指教蔣相笑道殿元公未免過謙了又談了些別的

閑話狀元起身告辭蔣相命堂官送他出相府而去蔣相見狀元
生得才貌俱全言語出眾頗有招他為婿之意因想女兒年已十
六小字連城尚待字閨中不若招新狀元為婿以了我老爺一樁
心事且住當面不好言婚不若叫門生輩通政到來托他為媒他
還會說話善為撮合想定主意即叫人到書房去請輩通政通政
下朝無事每日在相府書房陪著蔣公子談嫖經今一見相爺來
叫他說話起身如飛出了書房趕至中堂見了蔣相早已卑躬折
節笑臉相陪尊聲老太師在上門生輩固請安向前打了一個千
兒蔣相分付坐下通政告坐坐定又道老太師喚呼門生有何分
付蔣相道只因老夫有一愛女連城年已十六尚在擇婿並無一
個可意兒郎老夫見新科狀元宣登鰲才貌俱全到與吾女是一
對佳偶今煩賢契前去為媒事成必當謝勞通政連稱不敢道這

宣殿元莫非宣侍讀的令郎麼蔣相道然也通政道既是老太太
分付門生理當勸勞蔣相道老夫在此專候佳音通政起身告別
到了門口上轎一直往宣府而來早有門公入內通報宣爺整衣
出迎通政已下轎進來彼此見面拉拉手相讓到廳見禮分賓坐
定家人送茶茶畢宣爺道宣兄今日光降寒舍有何見諭通政道
無事不敢輕造貴府只因蔣太師有一愛女年已十六才貌俱全
射屏未得其人今見令郎殿元公到是一對才郎女貌堪為佳偶
故命小弟到此為媒兩下門當戶對宣兄不可錯了這好機會望
乞俯允宣爺乞京道若論相府議婚小弟求之不得但小兒已聘
柯太僕之女何得停婚再娶望宣兄婉言回覆太師容日荆請通
政道宣兄不要固執不允當朝首相也是難得仰扳允了親事還
有許多好處宣爺聽說把臉一沉道小兒履歷載明已聘柯氏非

非說說還叫小兒休了柯氏去就相府之親還叫相府千金來做
小兒的二房至於有好處沒好處也不能信此挾制于我其話欠
通通政被宣爺批駁一番言語說得滿面通紅即起身告別上轎
而去到了相府入內見了蔣相便將宣爺不允親的話說了一遍
蔣相大怒道老夫好意向他求親他拿班做勢起來有多大的學
士有多大的狀元敢來抗拒老夫少不得將這班無知畜生一個
個治于死地方出心頭之氣說着只叫可惱可惱通政陪笑道老
太師請息怒謀事在人只要門生畧施小計包管入我彀中蔣相
變怒為喜道賢契計將安出通政道只要問聲柯太僕可有女與
宣府為婚若真有一壽屏北殿元公一罵不怕他不來那時用設席
帖到那里說有一壽屏北殿元公一罵不怕他不來那時用設席
款待門生假意相陪將酒把他灌醉一面硬將他送入小姐房中

等他醒來時好意應承通知他父母擇日入贅若僥倖時只說他酒後私入相府硬闖進閨房調戲宰相的千金該當何罪只消老太師一本奏于當今看他狀元可故得穩只怕他父子就要問罪呢門生拙見如此請老太師上裁將相道此計狠好就是這麼辦法即取過宣狀元履歷來看果填的聘妻柯氏遂打發家人到柯太僕府去問去一聲即覆命相爺道太僕府中回說他家只有一位小姐已死多年並無宣府聯姻之事蔣相聽說大喜道分明是學乾故意推托須要用著輩賢契之計了即命輩通政去寫請帖差了一個堂官到宣府去請狀元說了來意宣爺因在前不允他親事怕他見怪今見他請兒子寫一幅壽屏再不好推却只得打發兒子坐轎代了書童抱琴醉瑟跟隨一直往相府第而來了府前下轎入內自有堂官引路去見蔣相少不得行延參之禮又

與通政見禮坐下畧叙寒溫狀元請壽屏出來寫蔣相分付通政先陪殿元公便飯然後罵屏老夫失陪說罷起身回後去了通政邀了狀元到范廳那邊已擺下現成酒席伺候狀元與通政推讓一會坐了上席通政主席相陪早有相府家下上酒上菜通政有心算計狀元狀元不知是計量又有限被通政左一杯右一杯苦相勸早已吃得薰七火醉伏在桌上睡了外邊轎子並跟隨書童俱吃了酒飯叫他們回去說有一夜壽屏罵呢次早來接只刺狀元一人在此入了牢籠通政見狀元已醉一声吆鳴外邊早跑進幾個家人七手八腳將狀元抬至連城小姐後樓榻上睡倒并不通知小姐一声一闌而散此刻小姐代着了環俱在樓下閑坐直到用過晚膳之後方命了環点燈上樓蔣相見女兒要回樓去就把這條密計向他說明呀女兒依計而行這是為你終身大事

不可錯過機關這位連城小姐雖是奸相女兒為人却性氣剛烈
今聽見乃尊分付的一番話由不得杏眼圓睜柳眉直豎道爹爹
是何言與女兒乃相府千金怕少當親事人家既有前妻不肯使
女兒為妾亦是正理豈有女兒清白声名被爹爹用美人計坑陷
女兒女兒有何顏面再生世上說罷把銀牙一咬用力向階前槐
樹撞起只聽得跣跣一声响亮連城小姐性命好歹且看下文

轉詩脫罪



舊好露奸



第十五回

新詩免罪

舊好露奸

詩曰

鴛鴦一幅起愁關

今日鴛鴦幾覺喪

有喜有憂何变幻

總因巖句勞勞感

蔣相見女兒連城剛烈不從向階前槐樹看去只嚇他魂不附體
即命了環僕婦向前搭救那知來不及了早已頂分人片尸橫在
地血濺埃塵衆人見小姐如此慘死莫不傷心墮淚回報蔣相道
小姐已是沒用了蔣相一聞此信早已將魂魄飛散九霄跪下階
前抱住女兒尸首放聲痛哭道親兒呀你既不愿如此何一旦輕
生忍心捨了為父的去了說罷痛哭不止國臺與通政在書房一
聞此信俱乞京不少通政不能入內便對國臺道事已如此公子
進去勸慰太師一番不要苦壞身子請太師出來治弟另有話商

議國蚤也是含着兩行眼淚如飛趕進中堂見妹子尸橫地下父親哭的淚人似的也不免陪哭一場方呼聲爹人死不能復生妹子既已死了爹爹不必徒作悲無益之事悲壞身體蔣相見兒子勸他便止住哭淚痕分付公子出去叫家丁製備衣衾棺木園蓋答應又道輩世兄請爹爹出去說話呢蔣相點頭分付道婦們將小姐尸首好好拾放中堂榻望安寢衆僕婦答應自去料理了蔣相說罷全國蚤出中堂來到書房坐下只是嘆氣通政向前說老太師着惱門生麼蔣相不怪自己將事做錯了反怪宣學乾若兒了親事女兒又不死于非命便道難慰賢契用的好計自送我女兒一條性命醉漢尚卧高樓這事怎震通政聽說踣促不安又生出一個毒計道太師請免煩惱小姐之死該因宣學生不允親釀成禍端今事已如此一不做二不休太師將小姐慢些入殮抬

至樓板放下只于明日早朝奏他一本說宣狀元代太師罵壽屏好意留他吃酒醉了不能回去留住花園趁着深夜無人私進內室闖入小姐閣中見色迷心強奸小姐不從小姐羞忿不從他自盡他是有職人員知法犯法不怕不觸怒天威問一個斬罪這也可代小姐報仇了太師快請灯下罵本公子可分付家人將宣狀元網起明日好扛進朝中才沒得抵賴呢陪客就罵門生作証此刻蔣相心曲已亂並不怪女兒一死由于誤用通政之計反聽他一派亂言連連點首即叫兒子去到後面樓上去辦理國蚤答應起身去了通政陪着蔣相在書房寫本還代他斟酌騰寫不表且言宣狀元被奸相用計灌醉在高樓上睡在榻上可怜醉的人事不知任一班奸党舞弄宣府只認兒子在相府罵壽屏留宿並不通風國蚤早代了一班如狼似虎的家人趕到樓中先把宣狀元

細起下面衆僕婦已將小姐的尸靈抬至高樓放下靠在宣公子
睡的榻下諸事停當將到五更蔣氏父子假意吟唱上樓一見女
兒尸靈哭罵大胆宣家小畜生好意留你罵屏怎麼闖上高樓調
戲不從逼他自盡這事不得開交了說着哭着在樓板上跳個不
住此刻宣狀元酒已漸漸醒了又被一陣吟唱之聲早從夢中京
醒睜眼一看見身子睡在榻上被繩細住不能動揮面前站着奸
相父子指手劃脚代哭代罵還有許多下人在那里圍着不鮮何
意思不住問道老太師請我吃酒罵屏屏未曾罵為什麼將我細
在此地是何原故蔣相未及開言國奎罵一聲放你娘的屁做了
無法無天的事還在此粒聲推啞麼狀元聽說乞京不少道我又
不曾違條犯法你們口里亂說什麼國奎道你私進人家閨閣強
奸相府千金不從逼死我家妹子你不看見榻下的尸首麼你還

賴到那里去狀元果然朝下一看見是一個女尸橫于榻下唬得
魂不附体道你們做成圈套誣賴我麼國奎還要開口奸相道此
刻不必與他爭辯人賍現護他是有職人員自然請旨定奪少不
得償我女兒之命說罷分付兒子看好女兒尸首天明即有刑部
前來相驗衆家丁將這畜生抬下樓去隨我入朝衆家丁答應七
手八腳把狀元抬下樓來可憐宣狀元有口難以分辨憑着衆人
扛了入朝到了朝中這個信兒已傳遍了只唬得宣爺裴爺頂冒
真魂正要去問奸相早已見天子臨軒文武朝參已畢有好相出
班跪下呈上一本哭奏當今就把宣狀元調戲女兒不從逼勒畜
盡一段情節說了一遍天子聞奏看了本章龍顏大怒道宣登熬
今在何處奸相道現在是臣尸地細了代至朝門候旨天子分付
鬆了他的細入朝面朕下面答應出去宣狀元見綁鬆了整頓衣

冠入朝至金塔俯伏三呼萬歲天子道宣登鰲你身列文魁該知
禮法怎麼擅進相府閨中調戲宰相之女逼奸不從羞忿自盡該
當何罪宣狀元奏道萬歲休聽蔣太師一面之詞臣有短表冒奏
天顏天子道卿且奏來宣狀元奏道臣蒙天恩特拔狀元豈有不
知法度但例有謁相之典臣尊舊制那知蔣太師托鞏通政為詞
臣說親小臣已有聘妻柯氏現載明履歷何得停妻再娶是以臣
父未曾允親蔣太師挾仇在心又詭說請臣去罵壽屏屏未曾罵
蔣太師即命鞏通政陪臣在花園飲酒將臣灌得大醉不知如何
到他的樓上睡在一張榻上臣已醉軟焉有別事至于他女兒怎
麼死的臣實不知望萬歲詳情奸相叫声宣登鰲住口我有何托
什麼通政為媒到你家去你在我家樓上行凶情真事實被我捉
住還賴到那里去要求萬歲作主定罪抵償臣女之命此刻宣命

見兒子被奸相一口咬定忍不住出班俯伏奏道臣啓陛下蔣太
師托鞏通政為媒代臣子言婚是與臣面言的怎賴沒有現有鞏
通政的名帖存在臣處為証至于蔣太師請臣子去罵壽屏盡把
跟隨臣子打發回來叫次早去接又不罵屏仍命鞏通政陪臣子
吃灌得大醉分明是埋藏奸謀坑陷臣子望陛下作主奸相喝聲
宣學乾休要縱子為惡到了此刻還庇護兒子麼我只生此一個
愛女難道自家弄死圖賴你兒子這句話問得宣命無言可答但
聰明莫過于天子聞得兩邊班駁心中了然又因念狀元才貌
不忍教他抵償便道諸卿少言聽朕旨下朕觀蔣文富本章說女
自盡非是凶傷何得認冤宣登鰲且請駕屏不應吃酒留宿其女
之死安知非羞從父命憤烈亡身其情可憫著伊家從重殯殮免
其相驗封為貞女建坊蔣相顯係求親不遂挾隙賴裁本當治罪

姑寬罰俸一年始終奸謀皆由鞏固有意釀成革去通政仍交部
嚴加議罪這班奸党問得這一旨下如一桶冷水澆在頭上弄
得垂頭喪氣謝恩退下好笑蔣相陪了夫人又折兵越發沒趣站
立一旁十分痛恨只刺了宣氏父子在地俯伏天子還未曾釋放
便道蔣相之女一時激烈不從父命含恨九泉卿可當殿作一首
奇艷之句以弔之做得好另當加恩做得不好仍要問罪宣狀元
領旨早有內侍取了一副筆硯并白紙一張遞下宣狀元鋪開白
紙濡動羊毫伏在地下筆不停揮頃刻成了七律一首恭呈御覽
早有內侍接過鋪在龍案上面天子舉目一觀只見上寫道

性如松柏德如蘭

不與羣芳鬥畫欄

弱質盈盈生傲骨

冰心皎皎有忠奸

全仁捨死香魂杳

仗義輕生血淚彈

巾幗鬚眉垂百世

却嫌風雨速摧殘

天子看了宣狀元這首輓蔣連城的哀詩點首道得此一詩此女
雖死猶生即將輓詩贈與蔣相焚化女兒坟前蔣相領旨謝恩要
算敢怒而不敢言天子加陞宣登鰲為內閣學士之職宣氏父子
謝恩站起天子退朝羣臣各散裴爺也代宣氏父子歡喜蔣相討
個沒趣回去殯殮女兒隱恨在心自有一番通謀外國的異志後
書自有他的交代通政又是奸相代他打點只降了二級內用這
都不表再言太僕爺柯學士見宣生弄出事來心中暗喜誰知他
反禍中得福心下正在怨恨忽又想道他的履歷居然填出柯氏
是他聘妻越發了不得這畜生還要污辱我女兒死後名聲蔣相
扳不倒他代我上他一本說他無污名大干法紀看他這學士做
得成了回去與秀林商議定了明日早朝好行事一路想著回了

白已府第即到秀林房內來秀林說話秀林不在房內又不見了
環小翠只得卸了朝服坐下暗想他主僕二人往那里去了柯老
本是素來多疑的人今日疑中生疑正待起身要去我他主僕二
人早見小翠笑嘻嘻的進來一見柯爺叫聲老爺下朝了代婢子
泡茶來與老爺吃不消我且問你全娘往那里去的小翠道在花
園頑去的柯爺道你來做什麼小翠道娘全一個男人睡在榻上
叫我來拿衣服的未知柯爺聽說如何且看下文

